

## 楚文化研究

【中文题名】屈原遭遇考(一)

【作者】廖化津

【文献出处】湘潭大学学报(社会科学版)1994年第期

【分类号】

【关键词】屈原 遭遇

【图片】

【内容】

屈原的不幸遭遇,自来有两说。一说,屈原遭过一次疏细、一次放逐;一说,屈原遭过两次放逐,还有其他说法。诸说均未确。我们经过考察,发觉屈原的一生有三次不幸的遭遇。

## 一第一次不幸遭遇—被疏给

屈原的第一次不幸遭遇,是被疏细。这是《屈原列传》有记载的。屈原被疏细的时间,本传没有明白的记载。洪兴祖说,屈原以怀王十六年见细。蒋骥以为还要早一点。陆侃如先生的《中国诗史》定为怀王十五年屈原“被谗去职”。但陆先生只是推测,缺乏论证。不过,这种推测是准确的,屈原自己的作品可以证明。怀王十五年屈原被细,《抽思》说:“悲秋风之动容兮”,这年秋天屈原退居汉北作《抽思》。《抽思》又说:“望仲夏之短夜兮,何晦明之若岁?”由秋而夏,可见怀王十六年,屈原仍在汉北,作《抽思》中的“倡曰”。怀王十七年春,发生丹阳之战,汉中沦陷,汉北危急,屈原“狂顾南行”,从汉北回郢,作《抽思》的“乱曰”。怀王十五年屈原被细的推测,正符合《抽思》的记述。

屈原被细的原因,本传则有明白的记载。本传说:“怀王使屈原造为宪令,屈平属草稿未定,上官大夫见而欲夺之,屈平不与,因谗之曰:‘王使屈平为令,众莫不知,每一令出,平伐其功,以为非我莫能为也’。王怒而疏屈平。”继而罢细了他的左徒官职。但这只是表面原因,而不是根本原因。根本原因,是屈原志在改革,宪令中必然有取消或限制贵族特权的条款,而又坚持不肯削改①,故上官谗之。实际上是因内政改革而引起的迫害。并不是有些人所说的争“著作权”的问题。

屈原被细的性质,是严重的行政处分。细,通黜,即废弃。意同罢免。指罢官免职,如同现代的撤职,还不是办罪。即撤了屈原的左徒官职。但是,就屈原来说,他并无错误,撤职、罢官,实是一种迫害。《惜诵》所说的“招祸”、“遇罚”,就是指撤职罢官的行政处分。

屈原被细的去向,是退居汉北。王夫之《楚辞通释·抽思》说广此述怀王不用时事。……原不用而去国,退居汉北。”有人说,《抽思》中的“有鸟自南,来集汉北”,只是一个比喻,认为屈原被细后退居汉北,不足为据。我们认为,屈原被细后退居汉北,有充分的理据。由于笔者另有专文《屈原北行考》②,这里不赘说。

屈原被细,决不是放逐、“初放”。这是必须要辨明的。

东方朔的《七谏》,第一章就是“初放”。按理,既有“初放”,就该有“再放”。可是,终《七谏》之篇,无所谓“再放”者,不但无“再放”的题目,而且无“再放”的文辞。因此,所谓“初放”值得怀疑。“初放”一章,先说出生,后文多写晚年生活,说死将至,寄生江潭,独死而已。并无“初放”内容,题、文不相符合。言“死”,是顷襄王迁放屈原以后,屈原后期作品中才时常出现的。据此,疑题目有讹文,恐“初放”乃“被放”的形误。

刘向《新序·节士篇》说,屈原先被“放”,后被“复放”,开始有完整的“两次放逐”说。仔细观察,《节士篇》显然是《屈原列传》的缩写、改写。《节士篇》从内容到形式都是沿袭《屈原列传》的。但是,《新序》是一种杂钞,刘向任意删节,改换词语,错误颇多。钱穆先生的《先秦诸子系年考辨》指出,《节士篇》屈原事迹的“疏谬”共有八点。两次放逐说,也是其中的一种“疏谬”。《节士篇》对《屈原列传》的词语多有改换。例如“左徒”改作“大夫”,“宠姬”改作“夫人”,“反”改作“还”,“武关”改作“蓝田”,“短”改作“谗”,“自沉”改作“投渊”等。“细”改作“放”,“迁”改作“复放”,也是系列词语改换中的例子。《节士篇》的两次放逐说,就是这样任意改换词语而造成的,并非另有事实作根据。

王逸受了刘向的两次放逐说的影响,用以注《楚辞》,他把“疏细”也说成“放逐”,因此说法常常错乱,王逸注中关于屈原放逐的错误,楚辞主要注家已有纠正。洪兴祖在《哀郢》补注中说:“以此考之,屈平在怀王之世,被细复用。至顷襄即位,遂放于江南耳。”朱熹在《离骚序》中说,“(怀)王疏屈平。”“顷襄王立,……迁屈原于江南。”洪兴祖、朱熹都纠正了刘向、王逸以疏细为放逐的错误。王夫之《离骚序》也说:“在怀王之世,屈原被谗见疏,而犹未窜斥。”“襄王迁原于江南,屈原放在草野。”王夫之也否定了屈原两次放逐之说。

可是,到了现代,陆侃如、游国恩两先生却仍然根据《节士篇》以立说,复倡屈原两次放逐之说③。陆、游是现代楚辞研究的名家,影响深广。经过学者附和、书刊流传,课堂传授,屈原两次放逐说,几乎成为常识。其实,这只是一种误传,陆、游关于屈原两次放逐之说,并没有任何可靠的根据。

屈原自己的作品,三番五次提到自己被放逐,但绝无“复放”、“再放”的话。屈原自己的作品证明,他只遭受过一次放逐,决没有所谓“初放”、“复放”。司马迁的《屈原列传》说,怀王“疏”“细”屈原,顷襄王“迁”屈原。其《太史公自序》、《报任安书》都只说“屈原放逐”。班固《离骚序》说,“(怀)王怒而疏屈原。”“至于顷襄王,……逐屈原。”其《汉书·地理志》也只说屈原“被谗放逐”。汉代的历史家也证明,屈原只有一次放逐,决没有“初放”、“复放”的历史事实。刘向的《九叹》,先言“黜”(《逢纷》),后言“迁”(《离世》),与《屈原列传》一致,并没有“初放”、“复放”的文辞,刘向自己否定了《节士篇》两次放逐之说。

屈原的第一次不幸遭遇,肯定是被疏细。决不是“放逐”(初放)。

